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十六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捷虜紀事

邊略三

高拱

國家九邊皆鄰虜在宣大山西則有俺荅諸部在陝
西三邊則有吉能諸部在薊遼則有土蠻諸部西
馳東驚擾我疆場迄無寧歲辛未俺荅率老把都
兒黃吉台暨吉能等稽顙稱臣納貢於是七鎮咸
寧獨土蠻獷強猶昔建州諸夷與之聲勢相倚時
爲邊患惟遼東畿輔左臂巡撫之任寔兼軍務尤
在得人會撫臣去予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

或曰未聞時譽予曰此人卓犖倜儻時眼不能識
置諸盤錯利器當見會侍郎魏確菴至予因問曰
遼東撫臣去誰可代者確菴思良久曰有張學顏
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哉遂擬上

詔允之於是張乃履任才既不羣擢又不次遂慨然
有吞胡之志先是予因西虜臣伏題

請整飭邊備下

勅各邊督撫諸臣乘時修戰守之具訓練兵馬務皆
精壯哨探虜情務得的確調遣應援務中機宜俾
禦虜之策萬全無遺云云張遵行惟謹經畫周詳

號令明肅而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輸忠爲國者張乃與同心協力日爲計至冬十一月建夷汪任等聚精兵六千餘將入犯偵至成梁卽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虜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虜見我兵多又精銳非常時比也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虜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多殘傷餘賊棄馬騰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賊齊力拒戰我軍各用銃砲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虜五百八十

有八斬首首把兒太審公提二人獲達馬六百餘
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夷器無筭陣亡軍士八名
射死官馬二十二匹

國制斬虜首至百一十者爲大功宣捷稱

賀茲當五倍而餘於是總督臣劉應節撫臣張學顏
以捷聞並敘各有功官役

詔下兵部議兵部奏曰虜酋汪任等敢於深冬冰凍
之時糾衆入犯勢甚猖獗總兵官李成梁督率官
兵効死血戰始而夾剿前鋒終而直搗巢穴斬首
近六百之多計功踰五捷之外且斬有酋首二人

奪有明甲二百餘副夷馬六百餘匹其餘夷器甚
多官軍損傷甚少不惟近而土蠻見之寒心亦且
遠而俺荅聞之喪膽茲惟大捷允謂無前皆賴我
皇上天威震疊

神武布昭嘉納輔臣之議特頒

勅諭督責邊臣盡心防禦以故一時文武諸臣仰承
廟筭委身奮志立有竒功誠宜行令禮部行欽天監
擇日鴻臚寺具儀於早

朝時將差來人員引至

御前宣捷稱

賀以揚我

皇上中興之大烈

詔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據總兵官李成梁稱總督
侍郎劉應節屢行戒嚴之令巡撫都御史張學顏
大申薄伐之威又該總督撫鎮官俱稱大學士高
某某具題練兵馬整器械等諸事又請頒

勅諭責令臣等將一應戰守事宜着實整理定

廟謨於密勿之中收膚功於邊陲之上各一節爲照
自遼東以至甘肅九邊皆與虜隣我

太祖驅逐於前我

成祖犁庭於後雖

天威震疊如霆如雷然二百年間竟不免侵軼之擾
甚至攻陷邊城踐踏畿甸樞筦之司時無停牘封
疆之吏日事奔馳固未有若今隆慶五年之全盛
者在西虜則納款稱臣絕無烟塵之警錢糧節省
者不貲生靈保全者無筭于羽之舞真再見於虞
廷在東虜則斬首六百幾於巢穴之空馘其名王
二奪其甲馬千數捷伐之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
皇上聖德神功出自

天授上增

二祖之光下垂萬世之憲臣等淺昧何所榆揚但一時諸臣効有助勞理當甄錄在內則如大學士高某某池上夔龍機務運諸掌上禁中頗牧虜情如在目中定貢市於西陲善謀善斷授方略於東服至再至三竟成偃武之休茂著平胡之績向雖連章辭免出自中誠今當懋賞式頒寔關彝典軍功難掩公論久虛仍當併論以示

渥恩在外則如總督侍郎劉應節威揚閩外猷壯師中著豐功於二韓決勝美於千里法當首論巡撫都御史張學顏銳志籌邊實心任事功收二捷雖

總兵効命之忠謀出萬全咸巡撫發縱之力法當
同論至於總兵官李成梁名騰九塞勇冠三軍血
戰全勝之略數十年來罕有其儔功本殊常恩當
破格其餘文武各官既該督撫官敘論前來臣等
逐一叅詳俱屬允當合候內人員首又丑等
命下將高某某特加陞賞仍與世廕劉應節張學顏
同加陞賞李成梁厚加陞賞仍超廕其子以示優
異其餘各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

發閣擬票予乃分別功次擬劉應節陞俸一級賞銀
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

子正千戶世襲張學顏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
選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各加恩有差而
閣臣恩獨不擬票具揭辭免

上既允諸所擬而

手札諭令擬勅加內閣恩子乃具疏辭曰先因西虜
貢市事完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首及臣等擬加
陞蔭臣等未敢擬票具揭辭免伏奉

御札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蔭擬旨來欽此
臣等復具疏辭免乃蒙

俞允茲因遼左大捷又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又首

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
奉

御札卿等運籌制虜功當首論宜加陞廕擬勅來行
欽此疊荷

溫綸
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等備位台司謬蒙
皇上心膂之托竭忠効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
伏望

皇上特賜停寢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
分獲安所有

勅旨仍未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得

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勅來欽此予又具疏辭免

上又不允而下

手勅吏兵部竟加恩焉予又具疏辭曰先因遼左大捷該兵部題敘有功官員首及臣等謂西虜率衆歸降東虜大加挫衄咸出臣等籌畫宜厚加陞賞世廕等因伏蒙

發下擬票臣等卽具揭辭免未蒙

俞允卽又具揭辭免又未蒙

俞允茲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欽奉

勅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運籌制虜茂著忠勲茲特加
恩拱加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
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俱如舊還各廕一
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如勅奉行欽此臣等聞
命震惶罔知攸措謹攄衷悻僭瀆盡盡其鄙言
宸嚴竊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所建立則爲
功如調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
也躬擐甲冑率士卒戰則爲戰守則爲守將帥之
職也若乃經略得宜虜酋款順戰陣克捷邊境肅
寧則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

果安在哉

國朝設置閣臣初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穹階
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上佐

萬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
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
強財足四夷咸賓然後其職乃盡盡其職乃可言
功今水旱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
復官寮之縱肆者未盡汰清黎庶尚爾流離風俗

尚爾薄惡

帑藏告匱行五不充諸如此者皆是臣等贊襄罔效

瘵曠之罪寔多卽西虜歸降東虜挫衄不無籌畫
微勞然揆之職分纔萬分之一曾不足以補罪而
敢言功乎臣等受

皇上心膂之寄且屢荷

溫綸迄

加恩渥寔感徹心骨安敢矯激沽名有孤
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寮其自處之理
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瀆懇切陳情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

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稱則不惟

事理得當而昌叨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爲幸大矣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祈

請之至得

旨卿等功在社稷宜承恩眷勿再固辭予乃始拜

命先是張書來報捷且稱任尚淺辭免加恩甚力予
荅之曰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有者非公壯猷何
以致此

上覽奏喜動

天顏且示恩於西而又立威於東

國勢乃益強矣便當

奏請宣捷策勲昭示中外公安得辭也時成梁屢有
剿殺予見其忠勇奮勵恐恃強輕敵乃貽張書曰
李師威聲太著誠爲可喜然從此須當自慎倘恃
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助之意
也時土蠻乘我用兵後謀入犯亦旣露形張書來
計事予荅之曰大捷策勲已有

成命今土蠻謀犯旣云露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
斯

國威益振蓋土蠻自謂強於東虜故敢乘吾戰勝解

嚴而窺伺之以爲吾氣且驕吾力且疲而因遂可
以得志也今須整搦人馬愈加奮勵彼出吾不意
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衄則西北諸酋皆落膽
矣李亦有揭至予荅之曰將軍逐虜長驅有此大
捷可謂竒偉丈夫

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謀犯
亦旣露形須再得一大挫則

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力耳然須慎重計出萬全乃
可會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亦有揭至予荅之曰今
歲薊鎮事體較之往時關係尤爲重大何也西虜

新附而東虜尚然內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啓西
虜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爲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
不惟此虜寒心而西虜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
况西虜不動則東虜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
於東以防秋之全力專用於失援之虜若再不得
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爲豈惟將軍之辱而愚
亦無面目立於

廟堂矣乃土蠻亦竟不入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之五十五

靖夷紀事

邊略四

高拱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

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予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

何子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宣淫播虐遂
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相讐
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
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固善然却爲智所
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給而謀動干戈則多矣
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
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
朝廷背去而爲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
朝廷背去爲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而
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

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忤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

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略然徂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略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

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

當上告

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
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
處分而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

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
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
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
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
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

君父在上旣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

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况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

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
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

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
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
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
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
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
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
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

明旨旣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

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卽真乎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真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子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如何子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亨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爲

吾身在勦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
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
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予召職方郎中至授
之意遂題覆得

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勸予復面授方略而
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
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爲然夫
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
聞於

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

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卽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然也科

臣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略其聽
勘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時
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乃安國亨聞

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
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
今既有

旨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
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先是
既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夷
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

一削奪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
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
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
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
回非有占恡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
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蘭州與奢効忠
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目以朶楊生阿烏
等比伊父兄弟男子姪率衆衝敗官兵奔過浮橋
渰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挿於
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挿於臥這內列省令退閑

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構兵讐殺又稱
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卽輸銀
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寤安智猶堅執不從
聲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
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人智始伏遂差衛官三員押
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背
負出城赴臥這織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
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
安國亨一芥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詭譎
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

王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結之辜
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
羣小而載美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追之慘
官兵迫巢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
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

明旨叅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輿論反覆兩酋顛末
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諸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
將封官旣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
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
皆照夷俗價贖而羣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

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疏窮插之原因而有歸可
因解忿卽今遵此五章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
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
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夷目跡亦彰於肆惡罪不
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
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念回巢情旣可原
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雀駕劉
禮等或投夷扇亂或拒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
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
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

引例分其贖遣要皆反覆

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

無非體

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

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宥

一酋之死而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

驕怙勢者爲之逡巡而傍觀倖利者悉以歛戢生

靈寧謐邊圉莫安是皆仰仗

皇上帝德誕敷

天威遠播執政而授方略本兵區藎機宜邇者復荷

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啣命會勘先聲所至逆酋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

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梟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等臣編發煙瘴地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孺等姑置不死省令國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任大方一任臥這以遏二家隙端事寧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

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讐拽兵
報復俱聽臣等遵照

明旨行會總兵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勦改土設流以
爲桀驁酋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
既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准與母疏竊回原管地
方安插令伊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
詔下兵部議議上得

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剿戮既投見伏罪遵
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亨着革了
任閑任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着伊子

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構亂定行剿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巡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兇之讐服多言指授雖出諸

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寔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

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

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

潛任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
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
係罷閑官承有罪亾命投智者持金乂任京師謀
事今本寔代爲者智尚未知也乃問發充軍去浮
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僭號稱
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

乘輿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
餘年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剿除之書來計
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旣久

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矣調

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夷酋旁觀亦皆震懼阮奏上其事以爲

聖武布昭

天威遠震密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

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則啓敘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勲勦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鬯洽寔

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踪伏波以示後世顧
不偉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
天征戍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
予乃爲紀其事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六

綏廣紀事

邊略五

高拱

廣東久遭寇亂敝甚予爲計處吏治頗殫心力又
推殷石汀爲總督經略其地遂以底寧凡予所籌
畫不能悉記惟疏書一二尚存特錄藏之備故實
云

疏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加恩賢能府

官以彰激勸疏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
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
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
廣東為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
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
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
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
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

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有誰何之者此
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眾奇貨

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効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敵將安極查得徃歲奉

旨多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等去處用之乃竟不肯

選去殊爲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叅來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尚苟且塞責容臣等叅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况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

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題行續請

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脈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

上者所明照而

君上綜覈之意為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為一人用此道也伏乞

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

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民皆化而盜孽之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爲逼血脉聚而爲痞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脉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也臣誠爲

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

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
 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
 者以克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
 每集於堂陛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教以
 弭盜安民之理而歆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為
 皇上奠此一方便亂以為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
 勸懲係於黜陟而

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
 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
 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力効

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處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即便拿問應叅奏者即便叅奏不必待復

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彈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

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然各

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隳廢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乎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是

議革廣東巡撫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巡按直隸等處監察

御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裁革廣
西巡撫暫令調度仍將總督閩廣巡撫改爲提督
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
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寧另
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事相應議
處合候

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熊汝達行令速赴
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谷中虛不必候代
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李遷改爲兩廣提督軍務兼理糧

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
宜勦滅候事寧之日仍住梧州移咨該部換給

勅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

奏繳其惠潮二府軍民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
屬廣東以便責成已奉

欽依訖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照舊管轄
以免前弊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
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着李遷兼管換勅與他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議立
賞格知府功罪宜同兵備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
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俱皆遴選務
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歷俸一考撫按薦
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撫按劾其否
者即行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者本部
止循資叙用一向遵行無容再議是則處兵備者
然耳至若知府與兵備職任雖殊均有地方之責
實則同功一體者如功罪賞罰漠不相關則上

下之間視如秦越何以彌盜安民共成化理哉今
擬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各地方
兵備官員歷俸年深賢能稱職者即奏薦到部以
憑查例超陞如歷俸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槩奏
薦以市私恩否者即行叅論以憑罷斥使人咸知
賞不倖徼罰不倖免自當知所勸懲盡心職務其
聖知府有功得與兵備併薦失事亦與併叅庶避事
者絕巧免之私而戮力者獲同賞之勸等因隆慶
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一日

奉

聖旨是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
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稱勘得原任廣東按察司
副使王化先年督勦和平龍川地方行秀千戶等
官朱如拳等把截要路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
已玷官箴擬以贓罪情法俱當但王化屢立戰功
斬獲數多况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據長樂平
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當

先臨機應變委尚優於諸將合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職銜或充爲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叙用若或不効仍坐罪革職等因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看得本官所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留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舉人歷聖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遂蒙萋菲禁繫多年未與歸結今該巡按御史查其奏

愬情詞及地方人情具奏前來又經都察院會議
欲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多
事地方需才爲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既多可紀近
日賊私又屬可疑况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
特請之章相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鎮壓
一方及查惠潮見缺兵備一員似宜仍用於此合
頭候

命下將王化量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
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

朝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瘁之義益堅初志勉贖

舊愆限三年內果能勦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叙用如或因循塞責罔所報効撫按官從重叅究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臣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本恭

奏及將印信關本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

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
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訐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名
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槩波及之以售其必
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爲我

皇上陳之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
已故熊巡撫大征曾一本駐劄潮州因府皂毆打
標兵幾死批行來推官究問將府皂責治訖侯必
登遂以此恠恨來經濟後熊巡撫擒獲曾一本會
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人承望風
旨次日飛帖遂徧城市熊巡撫以此抱忿成疾欲

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迺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
任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
侯必登私議來經濟收匿橋稅隨密行該道陞任
僉事楊芷查訪揭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
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細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
威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科筮仕未必不
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來報本道待辜一
方固不敢姑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
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叅議許天琦查議橋
稅蓋因以覈來經濟之事也即據回稱查該府填

報循環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餘兩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隨批稅以來推官抽數爲額臣以爲此事明矣至七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揭稱匿稅一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誣職狗大使潘銓之私情不結前事所以蒙熊巡撫獎語並無一操守字樣等因十一月內又揭稱蒙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銓一千人卷遵將犯人李班等解赴本道

審究外向因來推官在外未經彼此開釋昨回一
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于結內略言
其端意其悟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辯明致煩提問
等因又據來經濟揭稱隆慶三年內蒙委管廣濟
橋橋務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親筆批揭
取鹽稅銀助喪不報循環濟亦將陳和商稅銀八
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存案委亦不報循環
見今一單係濟親筆輒生情團陷詭寫私簿侵銀
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摘姦弊必弔印記日收底簿
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

獨寫一匿稅私簿豈非有意爲之哉且以太守之
尊挾虎狼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肯有不認者乎
顯係挾讐團陷措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
批收鹽餉不報循環二揭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
僉事金柱揭稱准布政司照會查知府侯必登是
否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無明白
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六月二十五日同侯知
府習儀二十六日拜

賀長至令節午時相別出巡步履俱爲無恙何忽以
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一不聞

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
病乞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
府共住一城至于告休交代本道略不與聞及行
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
不誠心直道詭譎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
與來推官互相構隙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
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盡發其平日奸險貪
汙之迹于人自以爲衆論所不容乃捏病告歸然
其傾陷之術不但行於僚友即八月內該府呈詳
通判華涇患病告休本道批候兩院詳行該府不

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曰金僉事批允回籍本
道經歷二十餘年寧獨於此尚有所昧耶本道駐
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十百行並無一
起回報屢提吏比一吏不解罪徒則彌滿囹圄而
怨聲徹于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監家屬抱訴者
輒百十餘起不得已行楊同知清查本官又持之
不發至今並無一字回報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民也本官僻傲成性陰險成謀
終日之所營營者非揭帖則私書而無干之訐日
擾于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于積案盈庭罪

徒滿獄哉苟如是亦何以稱

朝廷之

恩激天下之良二千石哉當本道初到任之時有識者人人爲危之蓋以本道之徧心直躬不能御但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今數月之間盡見其爲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詳前後情節密訪之輿論之公面稽之當時親見之臣在侯必登則爲先任熊巡撫之提問皂隸而移恨于同僚在來經濟則自以爲持法不阿竟不受屈于堂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

者也其後任熊巡撫獎勵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
蓋因伊差人餽送長夫銀五十兩心甚鄙之彼時
曾對司道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聞目見
者也今乃諉罪於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
稅一節侯必登私餽人六十七兩零來經濟私餽
人八兩零皆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簿稅銀
二百餘兩若係經濟入已之贓即罪當罷斥抑或
有團陷之情亦當與之辯洗侯必登因見提弔人
卷不遽如其願遂詐病

奏擾則險詐乖方之極大傷于

國體者也除來經濟聽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外爲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小有之才悻悻自好憑斗筲之量事事乖張初至擒白哨之賊功可嘉矣而熊巡撫之擒獲曾一本則倡游言以亂真心何險也杜屬官之餽守似潔矣而于熊巡撫之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污也時可獵名則百方求刺李軍門之收遞私書與臣之收貯匿名揭帖可查也計在箝口即峻刑繩人大使潘銓之濫罰百金與指揮劉興倫之死于杖下者可據也錢糧應徵不徵惟事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

環隅銜寃收吏役公堂以濫充私費狷者不爲縱
伊父賀壽與部民宴酬官閑盡掃數月前金箱瑪
瑙帶數十餘條揚言餽人將焉用之十月內夜出
私篋藏四十餘扛令弟回家伊誰欺也徐紹祖十
歲之幼兒恨其父而拶折手指殘忍殊甚來經濟
役使之門皂爲索垢而畫刑繫監狂惑異常過蒙
皇上使過之

仁不思感

恩圖報迺逞一已好剛之氣輒欲睚眦害人無故稱
病敢干欺誑朝廷擅自

奏瀆明係紊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不謹之例
所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侯必登速

賜罷黜庶

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其奸矣惟復別奉

聖裁等因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准抄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慶
六年二月內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仰負

天恩乞

賜罷斥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雲南廣南衛貫

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
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武庫
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隆慶四年六月
內伏蒙

聖恩特允吏部題

請加陞從三品服色俸級仍舊管事隆慶五年正月
內又蒙

欽賜宴賞竊念臣以一介孤寒冒領鉅郡方憂莫道
尸素之罪詎意濫叨希曠之

恩此微陋之極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高厚夙

夜恐惶誓在捐糜少圖報稱凡可弭盜懲貪以安
瘡痍殘喘之民者罔敢不遵承吏部所條悉弊源
勉思滌洗一二以奉揚

德意雖歛怨招毀亦不敢辭豈知福踰涯分病遂侵
尋本年八月內以來感患瘡癰繼生瘡瘍醫治失
方毒流在足動履艱難目今巨寇反側之時而臣
臥病在床瘵官廢事上負

聖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
而臥不寧席者也若不昧死陳乞則悞地方之事
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憂愈甚而病愈深僅存

瘦骨不待積毀而銷即欲塗肝腦以仰報亦將無所從矣懇乞

聖慈軫念艱危之地難容羸病之夫

勅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選賢能來守茲土則一方生命仰再造于

堯天而萬里微軀獲免填于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懇隕越俟

命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爲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事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
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
耕稼爲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
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
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又
查得隆慶五年正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
禎王嘉賓等題爲申飭朝

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以隆

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

賢能卓異已經題奉

欽依照例獎賞外隆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爲缺官
事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
原奉

欽依加從三品服色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
年資頗深例應陞任但地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
若遷之他處委屬不便相應就近陞補議將本官
陞補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仍兼僉事職銜管理前
項地方事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給憑移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通

續金...
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叅
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相構妄行奏擾乞要罷
斥一節爲照廣東地方徧地皆盜民不聊生實起
於有司之貪殘而成於蒙蔽因循之日久本部于
先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
豪強弭盜安民地方利賴特爲奏

請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勸後巡按廣東御史楊標至
京臣即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必登有守
有爲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以
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

覲時又加查訪僉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
資俸已深潮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
保留曰潮州不可一日無侯必登也又有潮州舉
人監生及在官納解人等數十人遮道告曰侯知
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皆隨之而去
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勸會潮
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叅政帶憲職管潮
州兵備事蓋所以慰士民之心爲地方計也今該
巡按御史趙焯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
官揭帖夫言既盈耳監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詳其

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
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既皆銜之會又與行取推
官來經濟相訐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取之官
乃兩司所趨附于是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
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
巡官既知侯必登恨已聞其有奏以爲必有相攻
訐之辭遂具揭巡按激而爲此又恐遲則侯必登
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故如此其急也而不知侯
必登本中止自乞休並未沿及他人向使知其不
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劾詞首云府官挾嫌

相構妄行

奏擾大壞

聖朝綱紀又云侯必登告致仕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訐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以售其必報之恨耳其金柱揭云本道徧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兩司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劾者而今獨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

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來經濟相訐在上

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待布按二
司會問明白另行具

奏則是今尚未明也若止惡其相訐何不即劾於始
訐之時若是劾其所訐之事又何不少待於問明
之後而顧急舉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况彼此相
訐事尚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俱
止又何匿來經濟不劾而止劾侯必登乎此其理
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實有難於處者欲
擬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
以自効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

展欲擬行勘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卽據劾詞
既未明指所壞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贓不得而
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雖惠
及于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于盜而不能善
處察案恃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薄咎
合無將侯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
自省改其來經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廣東巡撫都御史另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
問不得曲徇偏向務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諭
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

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
心尚循故套崇姑息而摧振作獎軟熟而抑剛方
當知任事爲忠不可徒諉罪於人當以救民爲急
不可徒取便于己如有違者叅奏重治斯於事理
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之功或可望于一二也等
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

改叅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
專管東莞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

地方帶管整飭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
所轄潮州府屬饒平大埔海陽潮陽揭陽惠來澄
海普寧及惠州府屬海豐各縣事務監督柘林碣
石二寨平時則操練兵船稽察奸弊催督錢糧遇
有警報會同各該叅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勦捕
以靖地方合當推補案呈到部看得廣東地方多
盜而潮惠尤甚先任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弭盜
安民是以本部即擬陞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
地方今既被論調去地方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
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任山東布政使司右

參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有餘敢于任事且廣東民情事理皆所諳熟堪以彈壓潮州等處地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以僉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請

勅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
十七日奉

聖旨是

書

荅廣東趙巡按

聞憲節已到地方良慰廣中狼狽已甚惟有處分
有司是第一義乃今入選者已無科甲之人只待
會試後方可爲之又須秋冬間始可到任便是閱
歲纔能周匝遠方之難及固如此無可令人柰何
然有君在地方須當極力振飭務洗從前苟且之
政以拯此疲民庶有更生之望凡有當行事宜不
惜見教即當爲君行之草草不悉幸照

荅兩廣殷總督

先承書教諄切如得晤對已多感慰繼又辱示倭

奴猖獗土寇相勾為亂憂懷可想也然有公在鎮
 誠何足慮顧此非一朝之積所謂因循姑息廢弛
 痿痺正是向來久貽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終亦若
 斯而已公素負大志宏略今當盤錯正利器可施
 之日凡可改弦易轍滅寇安民者不妨見教便當
 為公行之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固不敢望
 於張仲然力為主持於內俾豪傑得以成功於外
 同心戮力共翊八令人無林甲之入只
 王室則寸衷固自許焉而曷敢有一毫之不盡哉方
 弘靜者當留在地方劉穩已用之廣東矣來書乃

索此人可見心之同也其諸藩臬守令等官有當
在地方者或不宜者或他處之人有可用于廣者
幸一一示之即爲措處官皆得人事自可辯也又
僕昔曾具

題議處廣中有司今又爲議處薦舉以激勵之原稿
特錄上幸刻成冊二司守令各給一冊使彼知

廟堂相待之意如此當必有勸也又稿三通亦守令
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冗甚放筆布復不倫幸亮
又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

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爲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爲

主上收拾此方復如先年之舊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即當爲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守已任怨弭盜安民故特獎以勵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爲徇舊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爲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茲難于展布故稍爲處分而又爲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爲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僕疏中所云而已一

覽自當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地方官使知
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顧地方顧百姓
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灰無志之人
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又

兩承手教疊疊數百言地方事舉在目中知措置
得宜處之有備廣不足憂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
方官僚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當更換務
期寧此一方而後朝食公不妨頻見教也人回索
書急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又

承示處置廣中事宜委到周至平定在目中矣大抵天下之事在乎爲之出於實而處之中其機則未有不濟者然非公其孰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特廣東蓋處處皆然也因公有實心故彼有實言耳今處處有兵處處有糧威力既盛伸縮在我以勦以撫皆可成功寇誠不足慮也番夷市舶一節尊諭極是彼井蛙之見何足計哉某人者便當調去即以某人補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須見教僕當與公戮力協心必爲

主上奠此一方苟可以爲公助者纖毫不敢自惜也
人行急草草不倫幸亮

又

廣東事理前已略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旣復
剿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
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
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
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
說以苟且于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
款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

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
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
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
此斯不亦爲賊勸乎柰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
之徧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剿
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
夷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狗故也恐日復
一日廣非

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覆

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公便

宜爲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爲

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
劉穩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
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即爲處也至於征剿
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徧禪
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
宜于彼不宜于此孰宜于此不宜于彼所當更調

可即

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
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敝極矣整

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略非
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
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
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冗中放筆
無倫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又

倭賊已平足徵雄略仰服仰服以賊治賊不勞不
費而成功尤爲上計僕昨所以力言招撫之非者
爲往日之舊套言也若使彼之歸款非僞而吾之
處置得宜則盜亦可用唐李愬之平淮蔡即用淮

蔡之人可鑒也但威足以破其胆而恩足以結其
心使梟爲吾用而立功胡不可者不然則直有勦
除而已此在公斟酌爲之僕非有成心也來疏云
云已令本兵照覆不爲異同至所謂立章程定法
制尤爲確論惟公所行也冗中草草不悉幸亮

又

渠魁既得地方既平一省宴然皆公之力而計其
所費又甚省約非有經濟弘猷而又出諸爲
國之忠亦何以能此公真

社稷之臣非時流能伍也憶昔識荆即仰公爲大用

之器以今觀之誠爲不爽矣僕素無他長惟有一念爲國之心死不敢易柱石如公敢不爲

國愛護公其暢意行之惟以濟

國事爲主餘更無他慮也

又

承書問多感大䟽言地方事甚明讀之敬服數十年造亂之鄉一朝靖謐誠爲可喜然善後之計更須深圖種種停妥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鎮必獲良策凡所當行者不妨見示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不悉惟照亮

又

公有報

國之忠心有勦亂之雄略指揮一定叛宄遂乎此數
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勞而致功在
社稷誰能右之其善後事宜惟公處分更無掣肘願
主益展弘猷圖其永久是所望焉人回草草不悉

荅廣東楊巡按

辱書問知憲節已抵地方爲感爲慰所諭云云憂
深意切必須力爲處分務解倒懸爲當不然恐遂
至於不可爲也僕于廣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

者不妨見教即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冗甚不能
悉意惟心亮幸幸

與南京姚監察

貴省狼狽已甚僕誠欲爲

主上奠此一方實日夜在念處置不遺餘力不知能
竟遂此心否外書稿三通奉覽此其近者前此尚
多不能悉具也人行迫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荅兩廣殷總督

公雄才淵略亮節真心實僕二十年來所敬仰者
嶺表多艱遂勞節鉞曾未期月立致輯寧俾數十

年猖獗之徒悉歸

王化數千里作逆之處盡服

朝廷公之功在

社稷何其偉也僕曩在政府雖不無少効贊襄然愛
莫能助顧何力之有焉而公乃歸功於僕則何敢
當人回草此布謝餘情如海莫克具陳臨楮不勝
悵悒統惟心照不宣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黃言同賦贊

對讀致謝少際不宣

王當入回草此亦博檢亦收既其與則則則不

莫須須須計久久不為然而公不謂石公不謂

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得民公之曰耳

主外樓十里之使不為盡期快二十餘公不

平餘餘不存夜說不令人可用